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足本 醒世姻緣 (全一册)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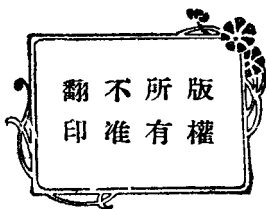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隨波上下不可計數到了次日那水纔漸漸的消去。那夜有逃在樹上的，有躲在樓上的，看見那電光中神靈的模樣，叫喊的說話，都與那道士蘇步虛說的絲毫無異。那三分存剩的人家，不惟房屋一些不動，就是囤放的糧食，一些也不會着水，器皿一件也不會沖去，人口大小完全。彼此推想他的爲人，都有件把好處，卻說那些被水淹死的人，總然都是一死，都死的千態萬狀，種種不一。呂祖閣那個住持道士張水雲，那一日等眞君不見回去，着實的喜了個够。因見了那壁上的詩，又不覺的愧悔了一番。因那晚暴熱得異樣，叫了徒弟陳鶴翔，將那張醉翁椅子，抬到閣下大殿當中簷下，跏趺得精光，四腳拉又睡在上面。須臾雷雨發作起來，陳鶴翔不見師父動靜，只待打了把傘走到面前，纔把他叫得醒來。誰知那兩腳兩手，連身子都長在那椅子上的一般，休想要移動分毫。他的身軀又重，陳鶴翔的身軀又小，又是一把夯做的榆木粗椅，那裏動得？張水雲只是叫苦。雨又下得越大起來。陳鶴翔也沒奈何可處，只得將自己把那雨傘遞與他手內，叫他拿了遮蓋，自己冒了雨跑到閣上去了。雨又下得異樣，師父又有如此的奇事，難道又睡了的不成？後來發水的時候，那陳鶴翔只見一個黃巾力士說道：『這個道人不在死數內的，如何卻在這裏等死？』又有一個力士說道：『奉呂純陽祖師法旨，着他湊在劫內，見有仙符爲據。』那個黃巾力士說：『既有仙符，當另冊開報。』陳鶴翔見他帶椅帶人，逐浪隨波蕩漾而去。後來水消下去，那張水雲的屍首，還好好的躺在那椅上，閣在一株大白楊頂尖頭上；人又上不去，取他下來，集了無數的鷓鴣老鴉，啄吃了三四日，然後被風吹得下來，依舊還黏在椅上。陳鶴翔只得掘了個大坑，連那椅子埋了。虞際唐尼集孔都與他親嫂抱成一處；張國報與他叔母，吳潮流與他的親妹，也是對面合抱擁來。幸得不是驟然發水，那樣暴雨震雷，山崩地裂，所以人人都不敢睡覺，身上都穿得衣裳。那祁伯裳三年前做了一夢，夢見到他一個久死的姑娘家裏，正在那裏與他姑娘坐了白話，只見從外面一個醜惡的判官走了進來，口裏說道：『是那裏來的這，樣生野人氣？』祁伯常的姑娘迎將出去，回說：『是姪兒在此。』那判官說：『該早令我知，被』

他看了本形，是何道理？躲進一間房內，待了一頓飯的時候，只見一個戴烏紗唐巾，穿翠藍縐紗道袍，朱鞋綾襪，一個極美的少年，他姑娘說道：『這就是你的姑夫，你可拜見！』美少年道：『不知賢姪下顧，致將醜形相犯，使賢姪有百日之災，我自保護，不致賢姪傷生。』一面叫人備酒相款，待茶之間，一個虞候般的人稟說：『有西司判爺暫請會議。』美少年辭說：『賢姪與姑娘且坐，頃刻即回。』祁伯常因乘隙閒步，進入一座書房，明窗淨几，琴書古玩，旁列一架，架上俱大簿冊籍，祁伯常偶抽一本揭視，俱是世人註死的名字，揭到第二頁上，明明白白的上面寫祁伯常三字，細註：『由制科官按察司，祿三品，壽七十八歲，妻某氏，二人偕老，子三人。』祁伯常看見，喜不自勝，又看有前件二事，下註：『某年月日，用字紙作炮，被風吹入廁坑，削官二級。』某年月日，誣謗某人，閨門是非，削官三級。某年月日，因教書誤人子弟，削官三級。某年月日，出繼伯父，因伯死，圖產歸宗，官祿削盡。某年月日，通姦胞姊，致姊家敗人亡，奪算五紀，於辛亥七月初十日，子時與姊祁氏合死於水。』那時己酉七月，算到辛亥七月，整還有三年。他把那通姦胞姊的實情隱匿了不說，只說：『我適纔到了姑夫書房，因見一本冊上，註定姪兒在上，辛亥年七月初十日，子時該死於水，豈有姑娘在上，姑夫見掌生死簿子，不能與自己姪兒挽回？』苦死哀求。姑娘說道：『稍停，等你姑夫吃酒中間，我慢慢與你央說。』停了片時，那美少年回來，與祁伯常安坐遞盞，酒至數巡，祁伯常自知死期將到，還有甚麼心緒？只是悶悶無聊！少年說道：『適纔賢姪見了歡喜樂笑，怎麼如今愁容可掬？只怕到我書房，曾見甚麼來？』姑娘說道：『姪兒果會到你書房，見那簿上有他的名字，註他到辛亥七月初十日，子時該死於水，所以憂愁，要央你與他挽回生死哩！』少年說道：『這個所在，是我的密室，偶然因賢姪在此，忙迫忘記了鎖門，如何便輕自窺視？這是會同功曹，奉了天旨，知會了地藏菩薩，牒轉了南北二斗星君，方纔註簿施行，怎麼挪移？』祁伯常跪了苦死哀求。姑娘又說：『你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簿子，難道自家的一個姪兒，也不能照管一照管，卻要甚麼親戚？你是不圖相見罷了，我卻有何面孔見得娘家的人？』少年說：『你且莫要煩惱，待我再去查他的食品還有多少，再作商議。』少年回來說道：『幸得還有處法。那官祿是

久已削淨，不必提起了；你還有七百隻田雞，不會吃盡，你從此忘了田雞，這食品不盡，也還好稍延。」卻原來那伯常素性好嗜，那田雞，成十朝半月沒有肉吃，不放在心上；只是有了田雞的時候，就是揭借了錢債，買一斤半斤，或煎或炒，買半壺燒酒，吃在肚裏纔罷。這是他生平的食品。那時醒了轉來，這夢的前後，記得一些也不差。從此後果然忘了不吃田雞；雖是在人家席上有田雞做餽品的，街頭有田雞賣的，饞得谷谷叫喚唾沫，只是忘了不敢吃。他時刻只想着辛亥的七月初十日子時的劫數。待了一年，一日在朋友來赴席，席上有炒得極好的田雞，噴香的氣味鑽進他鼻孔內去，他的主意倒也定了不肯吃，可恨他肚裏饞蟲狠命勸他破了這戒。他被這些饞蟲苦勸不過，只得依他吃了。從這一日以後，無日不吃，要替那一年不吃的缺數，心裏想道：「夢中之事不必可信，况姑娘早死，見有姑夫活在此間，難道陰司裏又嫁了別口不成？」雖是這等自解，那辛亥的死期時刻不敢忘記。光陰易過，轉眼到了那年六月盡邊，那伯常真是挨一刻似一夏的辨過。到了七月初八日，越發心內着慌，心裏想道：「註我該死於水，我第一不要過那橋；但是湖邊溪邊河邊井邊，且把腳步做忌這幾日；再不然，我先期走上會仙山頂紫陽庵，秦伯猷書房和他伴住兩日，過了這日期，總然就是懷山襄陵，必定也還露個山頂，難道有這樣大水沒了山頂不成？」從初八日吃了早飯，坐了頂爬山小轎，走上山去，到了秦伯猷書房。秦伯猷笑道：「你一定是來我這山頂上躲水災了。你住在這裏，且看甚麼大水沒過山來。」同秦伯猷過了一夜。次早，秦伯猷家使一個小廝說：「學裏師爺奉縣裏委了修志，請相公急去商議。門子見在家中時候。」那秦伯猷對那伯常說：「你來得甚好，且好與我管管書房。這庵裏的道士下山去看他妹子去了，米麩柴火，也都還够這幾日用的哩。」秦伯猷作了別，慢慢的步下山來，同了門子備了頭口，往城中學裏去了。那伯常住在庵內，甚爲得計。初九日掌燈時候，下得大雨，與山下一些無異。誰知那洪水正是從這山頂上發源，到了初十日子時，那紫陽庵上就如天河瀉下來的一般，連人帶屋通似順流中飄木葉，那有止住的時候。別人被水沖去，還是平水沖激罷了。這那伯常從山上沖下，夾石帶人，不惟被水，更兼那石頭磕撞得骨碎肉糜，攔在一枝棗樹枝上。秦伯猷那

日宿在城內，一些也無恙。又說那個陳驪，初九日上城去與他丈人做生日，媳婦也同了他去。那日丈人家因人客不齊，上得坐甚晚。他吃酒不上三鍾，就要起席；丈人舅子再三的留他不住，定要起身，進去別他的丈母，那丈母又自苦留，媳婦也說：『家中沒有別事，天色又將晚了，又西曬炎熱得緊，你又不曾吃得甚麼，你可在此宿過了夜，明日我與你同回，豈不甚便？』誰知他心裏正要乘他娘子不在，要趕回去與他一個父妾上陣相戰，所以抵死要回家去。離家還有十里之外，天色又就黑了，打了頭口飛跑，還有五六里路，冒了大雨，趕到家中，也虧他這等迅雷猛雨的時候，還兩下裏鳴金擂鼓大殺了一場，方纔罷戰息兵。海龍王怕他兩個又動兵刀，雙雙的請到水晶宮裏，治辦了太羹玄酒，與他兩個講和。因水晶宮裏快活，兩個就在那裏長住了，不肯回家。再說那狄員外，真君自五月初五日到了明水，先到狄家門上坐了化齋，適值狄員外從裏邊出來，問說：『師傅從那裏來的？我這裏從不曾見你。』真君道：『貧道在江西南昌府許真君鐵樹宮裏修行，聞貴處會仙山白雲湖的勝景，特雲遊到此，造府敬化一齋。』狄員外忙叫人進去備齋管待，問說：『師傅還是就行，還要久住？』真君說：『天氣炎熱，且住過夏再看。』狄員外又問：『住何處作寓？』真君說：『今暫投呂仙閣內。』狄員外說：『那呂仙閣的住持張道人，他容不得人，只怕管待不周，你不能在那邊久住。既是方上的師傅，必定會什麼仙術了？』真君說：『從不曉得什麼仙術，只是募化齋飯充飢，再則不按甚麼真方，但只賣些假藥，度日濟貧而已。』狄員外笑說：『師傅，你自己說是假藥，必定就是妙藥，倒那自己誇說靈丹的，那藥倒未必真哩！』鈇話之間，狄周出來問說：『齋已完備，在那邊吃？』狄員外叫擺在客次裏邊。真君道：『就搬到外面，反覺方便些。遊方野人，不可招呼進內。』狄員外說：『這街上不是待客的所在。遊方的人正是遠客，不可怠慢。雖倉卒不成個齋供，還是到客次請坐。』真君隨了狄員外進去，讓了坐，端上齋來。四碟小菜，一碗炒豆腐，一碗黃瓜調麪筋，一碗熟白菜，一碗拌黃瓜，一碟薄餅，小米菘豆水飯，一雙筯。狄員外道：『再取一雙筯來，待我陪了師傅吃罷。』狄周背後唧噥說：『沒見這個大官人，不拘甚人就招他進來，就陪了他吃飯，如今又不比得往時的年成，多少強盜都是扮了僧道，先

往人家哄出主人家來，拿住了，纔打劫哩！真君說：『蒙員外賜齋，還是搬到外面待貧道自己用罷。』員外請自尊重，不勞相陪。管家恐怕有強盜裝扮了僧道哄執主人，卻慮得有理。』狄員外道：『不要理他，師傅請坐。』又心裏想說：『我一步不曾相離，狄周是何處說他甚來？』狄周又添了飯來。狄員外說：『你在那裏說師傅甚來？師傅計較你哩！』狄周說道：『我並不會說師傅甚的。』真君笑道：『你再要說甚麼，我還叫大蜂螫你那左邊的嘴哩！』狄周笑道：『原來是師傅的法術，大官人說陪了吃飯，我悄悄的自己說道：『官人不拘甚人就招他進來，就陪了吃飯，如今又不是往日的好年成，多有扮了僧道，先往人家哄出主人來，拿住了，打劫的哩！』剛剛說得，一個小小土蜂照這右嘴角上螫了一口，飛了。』狄員外道：『你在那裏說的？』狄周道：『我在廚房門口說的。』狄員外道：『廚房離這裏差不多有一箭地，我一些不知，偏師傅知道，這不是異事麼？那蜂果然螫了嘴角，怎不見有甚紅腫？』真君道：『螫好人不過意思罷了，有甚紅腫。你近前來，我爽利教你連那些微微的麻癢都好了罷。』使手在他右嘴角上一抹，果然那麻癢也立刻止了。狄周到了後邊，對了狄員外的娘子，誇說不了，說道：『必定是個神仙！』狄員外的娘子自從生了女兒巧姐以後，坐了涼地，患了個白帶下的痲病，寒了肚子，年來就不坐了胎氣，一條褲子穿不上兩三日，就似塗了一褲襠漿糊的一般，夏月且甚是腥臭，肚裏想說：『這等異人，必定有甚海上仙方。』口裏只好對狄周說得。真君吃定了飯，從地上撮了一捻的土，吐了一些唾沫，丸了菘豆粒大的三丸藥，袖中取出一片紙來包了，臨去謝過齋，將那藥遞與狄員外道：『女施主想問我要藥，不會說得，可使黃酒送下即愈。』狄員外收了，謝說：『師傅若要用齋時候，只管下顧。那張水雲是指他不得的。這街上的居民，也沒有甚麼肯供齋飯的。』送出大門去了。狄員外回到後面，向娘子說：『你要問道人討藥，不會說得，道人如今留下藥了，叫使黃酒送下。但不知你要治甚麼病的？』娘子道：『我還有甚麼第二件病來？這是我心舉了一舉意，他怎麼就便曉得？』解開包看，那藥如菘豆大金箔爲衣，異香撲鼻。狄員外道：『這又奇了！我親見他把地上的土捻在手心內，吐了一滴唾沫合了，搓成三丸粗糙的泥丸，如何變成了這樣的金丹？』

了酒送在肚裏，覺得滿肚中發熱，小便下了許多白白的黏物，從此除了病根。從這一日以後，真君也自己嘗來，狄員外也常常請他來吃齋，大大小小，背地裏也沒個喚他是道士的，都稱爲神仙。一日，棉花地裏種的青豆將熟，叫狄周去看了人，揀那熟的先剪了來家。狄周領了人，不管生熟一概叫人割了來家。狄員外說道：『這一半生的都盡數割來，這是糞了，不成用的。』狄周強辯道：『原只說叫我割豆，又不曾說道把那熟的先割，生的留在那邊，渾渾帳帳的說不明白，倒還要怨人。』狄員外道：『這何消用人說得？難道自己不帶眼睛？』狄周口裏不言，心裏罵道：『這樣渾渾帳帳，杭杭子明日等有強盜進門割殺的時候，我若向前救一救，也不是人就是錯割了這幾根豆，便有甚麼大事，只管瑣碎不了！』一邊心裏咒念，一邊往外走了出來。只見三不知在那心坎上叮了一下，雖然不十分疼，也便覺得甚痛。解開布衫來，只見小指頂大一個蠅子，抖在地上，趕去要使腳來踏地，那蠅子已鑽進壁縫去了。狄周喃喃的道：『這不是真晦氣！爲了幾根豆子被人瑣碎了一頓，還造化低的不够，又被蠅子螫了一口，可恨又不曾踏死他，叫他爬得去了。』次日，狄員外叫他請真君來家吃齋。看見狄周，真君笑道：『昨日蠅子螫得也有些痛麼？』狄周方纔曉得昨日的蠅子，又是神仙的手段，隨口應說：『甚是疼得難忍！』真君笑說道：『這樣疼，願下邊的主人，以後心裏邊再不要起那不好的念頭咒罵他。』從袖裏摸出兩個蠅子來，一個大的，約有三寸餘長，一個小的，只有小指頂大。真君笑說：『這樣小蠅子沒有甚麼疼，只是這大蠅子叮人一口，纔是要死哩！』說着，又把那大小兩個蠅子取在袖裏去了，與狄周說着笑，到了家。狄員外正陪了真君吃齋，薛教授走到客次，與真君合狄員外都敘了禮，也讓薛教授坐了吃齋。薛教授口裏吃着飯，心裏想道：『這個道人常在狄親家宅上，緣何再不到我家裏？我明日也備一齋邀他家去。』就要開口，又心裏想道：『且不要冒失，等我再想家中有甚麼東西。』忽然想道：『沒有大米，小米又不好待客，早些家去叫人去糶幾升大米來。』吃了齋，要辭了起身，問說：『師傅明早無事，候過寒家一齋。』真君說道：『貧道明早即去領齋，只是施主千萬不要去糶稻米，貧道又不用，施主又要壞一雙鞋，可惜了。』薛教授笑道：『師傅必是神仙家中果然沒

了大米，我這回去正要去糶大米奉敬哩！」走回家去，原要自己管了店。叫薛三槐去買米，不料鋪中圍了許多人在那裏買布，天又看看的晚了，只得拿了幾十文錢，叫冬哥提着籃，跟了到米店去糶了五升稻米回來。走到一家門首，一個婦人拿了一把鐵掀，除了一泡孩子的屎，從門裏擦將出來，不端不正可的擦在薛教授一隻鞋上。次早，真君同着狄員外來到薛教授家，看見薛教授笑說：「施主不信貧道的言語，必定污了一隻好鞋。用米泔洗去，也還看不出的。」後邊使米泔洗了，果然一些也沒有痕跡。此後也常到薛家去，一日，尋見薛教授，要問薛教授化兩疋藍布做道袍。薛教授道：「這等暑天，那棉布怎麼穿得？待一兩日新貨到了，送師傅兩疋藍夏布做道衣，還涼快些。」真君說：「夏布雖是目下圖他涼快，天冷了就用他不着，棉衣雖是目下熱些，天涼時甚得他濟。」薛教授道：「等那天涼的時節，我再送師傅棉布不難。」過了兩日，果然夏貨到了，薛教授揀了兩疋極好的腰機，送到染店染了藍，叫裁縫做成了道袍，送與真君。次日自己來謝，又留他吃了飯。過了幾日，又問薛教授化一件布衫，一件單褲。薛教授又一一備完送去。到了七月初九日，又到薛教授家，先說要回山去，特來辭謝，還要化三兩銀子路費。薛教授一些也不作難，留了齋，封了三兩銀子，又送了一雙蒲鞋，五百銅錢，還說：「許過師傅兩疋藍棉布，不會送得。」真君吃完了齋，只是端詳了薛教授，長吁短嘆的不動。又說：「貧道受了施主許多佈施，分別在卽，貧道略通相法，凡府中的人都請出來，待貧道概相一相。」薛教授果把兩個婆子四個兒女俱叫到跟前。真君從頭看過，都只點了點頭，要了一張黃紙，裁成了小方，用筆畫了幾筆，教衆人各將一張戴在頭上，惟獨不與素姐。薛教授說：「小女也求一符！」真君說：「惟獨令愛不消戴得。」收了銀物作別。到了狄員外家，也說卽日要行，又說：「薛施主一個極好的人，可惜除了他的令愛，合家都該遭難，只在刻下。」狄員外留真君吃了齋，也送出五兩銀子鞋襪布疋之類。真君說：「我子然雲水，無處可用，不要累我的行李。」送了真君出門，狄員外走到薛教授家，說了來意，薛教授也告訴了戴符相面的事。狄員外別了回家，薛教授收拾箱子，只見與真君做道袍的夏布，合做布衫的一疋白棉布，做單褲的一疋藍棉布，一雙蒲鞋，三兩銀子，五百銅錢，



好好都在那箱內。又有一個帖子寫道：

莫懼莫懼！天兵管顧，大難來時，合家上樹。

薛教授見了這等神奇古怪的，確信是神仙。既是神仙，說有災難，且在眼下，卻猜不着是甚麼的劫數？薛教授收拾停當，又走到狄家告訴留布留銀并那帖子上的說話。狄員外道：「天機不肯預洩，既說有天兵管顧，又教合家上樹，想就是有甚禍患，也是解救得的。」送別薛教授家去。後邊發水的時節，那狄員外家裏，除了下的雨，那山上發的水，一些也不會流得進去。薛教授見那雨大得緊，曉得是要發水了，大家扎縛衣裳，尋了梯子，一水到，合家都爬在院子內那株大槐樹上。果然到了子時，一片聲外邊嚷說：「大水發了！」薛教授登了梯子，爬在樹上，恍惚好似有人在下邊往上擁撮的一般；在那樹上看見許多神將，都說：「這是薛家裏，除了他女兒素姐，其餘全家都該溺死。趕下水去了不會？」樹下有許多神將說：「奉許旌陽真君法旨，全家俱免，差得我等在此救護。」那上邊的神將問道：「有甚憑據？」樹下神將說：「見有真君親筆勅令，不得有違。」那上面的神將方纔往別處去了。狄希陳時常往他母姨家去，成兩三日在那裏貪頑不回家來，那日可的又在那裏發水的時節，同了他丹姨的一家人口，到了水中。狄希陳扯了一隻箱環，水裏沖蕩。只見一個戴黃巾騎魚的喊道：「不要淹死了！成都府經歷快快找尋。」又有一個戴金冠騎龍的回道：「不知混在何處去了，那裏找尋？看來也不是什麼大祿位的人，死了也沒甚查考。」戴黃巾的人說道：「這卻了不得！那一年湖廣沙市裏放火，燒死了一個巴水驛的驛丞，火德星君都罰了俸，我們這六丁神倒如今還有兩個坐天牢，不會放出哩。」可的狄希陳拔了箱環，浮到面前。又一個神靈喊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這不是他麼？送他回家去。」狄希陳依舊扯了隻箱環，浮到一株樹又裏，連箱攔住。天明時節，狄周上看家樓上，四外張看，見那外面的水比自己屋的簷還高，起數尺，又見門前樹梢上面掛住了一隻箱子，一個孩子扯住箱環不放，細看就是狄希陳。狄周喊說：「陳官有了！在門前樹上哩。」狄員外也上樓去看望，果然是狄希陳，只是且沒法救他下來，喊說與他，叫他牢固扯住箱子，不

可放手。到了午後，水消去了，方纔救得下來，學說那些神靈救護的原委。可見人的生死都有大數。一個成都府經歷，便有神祇指引。其薛教授的住房器皿，店裏的布疋，冲得一些也沒有存下。明白聽得神靈說道：『薛震全家都該溺死，趕下水去了。不曾』別的神明回說：『奉旌陽真君法旨，全家俱免！』說見奉真君親筆符驗。原來道人是許真君托化。若那時薛教授把他當個尋常遊方的野道，呼喝傲慢了他，那真君一定也不肯盡力搭救。所以說那君子要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。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，塵埃中都有英雄。

### 第三十回 計氏托姑求度脫 寶光遇鬼報冤讎

求死非難，何必傷寒？伐性斧日夜追歡。酒池沉溺，諫卻加餐。更兼暴怒，多計算，少安眠。病骨難痊，死者誰旋？臥牀頭長夢黃泉。時光有限，無計延年。還騎劣馬，服毒藥，打鞦韆。

右調行香子

再說晁源的娘子計氏，從那一年受屈吊死了，到如今不覺又是十二個年頭。原來那好死的鬼魂隨即托生去了；若是那投河跳井服毒懸梁的，內中又有分別。若是那樣忠臣，或是有甚麼賊寇圍了城，望那救兵不到，看的城要破了，或是已被賊人拿住，逼勒了要他投降，他卻不肯順從，乘空或是投河跳井，或是上吊抹頸，這樣的男子不但托生，還要用你爲神。那伍子胥不是使牛皮裹了，擦在江裏死的？屈原也是自己赴江淹死；一個做了江神，一個做了河伯。那于忠肅合岳鵬舉都不是被人砍了頭的一個做了都城隍，一個做了伽藍菩薩。就是文文山丞相，元朝極要拜他爲相，他抗節不屈，住在一間樓上，飲食便溺都不走下樓來，只是叫殺了他罷。那元朝畢竟傲他不過，只得依了他的心志，綁到市上殺了。死後他爲了神，做了山東布政司的土地。一年間，有一位方伯久任不陞，又因一個愛子生了個眼瘤，意思要請告回去，請了一個術士扶乩，焚誦了符咒，請得仙來降了壇，自寫是本司土地宋丞相文天祥，詳細寫出自己許多履歷，與史上也不甚相遠。叫方伯不要請告，不出一月之內，自轉本省巡撫，又寫了一個治眼瘤的方。果然歇不得幾日，山東巡撫陞了南京兵部尚書，方伯就頂了巡

撫坐位；依了他方，修合成湯藥，煎來洗眼，不兩日那眼瘤通長好了。再說那張巡許遠，都是自刎了頭尋死，都做了神靈。若是那關老爺，這是人所皆知，更不必絮煩說得。如那婦人守節爲重，性命爲輕，惟恐落在人手污了身體，或割或吊，或投崖，或赴井，立志要全名完節，如岳家的銀瓶小姐，父兄被那奸賊秦檜殺了，恐怕還要連累家屬，赴井而亡。那時小姐纔得一十三歲，上帝憐他的節孝，冊封了青城山主夫人一個夏侯氏，是曹文叔的妻，成親不上兩年，曹文叔害病死了。夏侯氏的親叔說他年小，又沒有兒子，守滿了孝，要他改嫁，他哭了一晝夜，蒙被而臥，不見他起來，揭被一看，他將刀刺死在內。上帝封了禮宗夫人，協同天仙聖母主管泰山一個王貞婦，臨海縣人，被賊拿住，過青風嶺，他乘間投崖而死，上帝冊封爲青風山夫人。像這樣的男子婦人，雖然死於非命，卻那英風正氣，比那死於正命的更自不同。上天尊重他的品行，所以不必往那閻王跟前托生人世，竟自超凡入聖，爲佛爲神。就如朝廷破格用人一般，不必中舉中進士，竟與他做個給事中，也不必甚歷中行評博，外邊的推知，留部考選，只論他有好文章做出來，就補了四衙門清華之職的一般。若是有那一等的潑皮的光棍，無賴的凶人，動不起拿了那不值錢的狗命圖賴人家，本等是粧虎嚇人，不料神鬼不容，弄假成真。原是假意抹頭，無意中便就抹死；假意上吊，無意中便就縊死。跳河跳井原是望人拯救，不意救得起來，已是灌進水去，自己救不轉來。那等悍妻潑妾，逆婦悍姑，或與婆婆合氣，或與丈夫反目，或是妯娌們言差語錯，或是姑嫂們競短爭長，或因偏護孩子，或因講說舌頭，打街罵巷，惡舍鬧鄰。那一等假要死的，原是要人害怕，往後再不敢惹他，好憑他上天入地的作惡，通似沒有王子的蜜蜂一般，又與那沒貓管的老鼠相似。就是那一等真個尋死的，也不過自恃了有強兄惡父狠弟兇兒，借了他的人命爲由，好去打他的家私，毀他的房屋，尸場中好錐子劊他，打官司耗散他的財物，懷了此等念頭，所以犯了鬼神之怒。凡有這等死去的鬼魂，不許他托生爲人，常常叫他做鬼。如吊死的賴子拖了那根送命的繩，自刎的血糊般搭拉着個頭，投崖的拖拉着少七沒八的骨拾，跳河跳井的自己抱着個甕大的肚子行動不得，在那陰司裏不見天日，只除有了替代，方許托生，且還不知托生的好與不好。若是

沒有替代，這是整幾輩子不得出世。卻說那計氏，雖是鬼源棄舊迎新的，情也難忍；但人家的寡婦沒了漢子，難道都要死了不成？我也只當鬼源死了守寡的一樣。人家寡婦，沒倚沒靠，沒柴沒米，都還要苦守。計氏不少飯吃，不少衣裳，不久婆婆回來，又有得倚靠。觀其有人回家，婆婆叫人寄銀子，寄金珠，寄首飾，尺頭與你，可見又是疼愛媳婦的婆婆。就是小珍哥合鬼源，謗說你通姦和尚道士，要寫休書，又被你嚷到街上，對了街鄰，罵了個不亦樂乎，分晰得甚是明白；人人都曉得是珍哥的狡計，個個都說鬼源的薄情；就是鬼源也情知理虧，躲在後門邊像縮頭了的死籠一般。那珍哥也軟做一塊，頂得門鐵桶一般，也就可以不死。只圖要那珍哥償命，不顧了先自輕生。若不是遇見了李僉憲褚四府這樣執法的好官，單即靠了武城縣那個混帳糊塗的貪賊官，恐怕你這命沒人償你的，還幾乎弄一頓板子，放在你爹爹哥哥的臀上。珍哥雖然是問了抵償，也還好好的在監裏快活，沒見有甚難爲他。只是計氏在那陰司中悠悠蕩蕩，不得托生。若是有鬼源的時候，他還放僻邪侈，作孽爲非；有了這等主人，自然就有這等的一般輔佐。既是有如此的主僕，自然家堂香火都換了凶神，變成乖氣，生出異常。那鬼怪在家裏，便好倚草附木，作浪興波，使他做個替身，即好托生去了。如今卻是這等一個有道理，有正經，有仁義的一位鬼夫人當了家事；小主人雖是個孩子，又是一個高僧轉世。當初那些投充的狐羣狗黨，有見沒了雄勢，自己辭了去的，有拐了房錢租錢逃走了的，又有如高升曲進才董重吃醉打了秀才逐去的，也有鬼夫人好好打發回家的。剩下的幾個都是奉公守法的人。幾個丫鬟養娘都是鬼夫人着己的親隨。春鶯鬼夫人看見就如自己親生女子。那裏有個與你做替身的？況且家宅六神都換了一班吉星善曜，守護得家中鐵桶一般。這計氏的陰靈，可憐何日是出頭的日子？想是別再沒有方法，只得托夢與那婆婆，求廣做道場，仗佛超度。一夜，鬼夫人睡去，夢見計氏穿了天藍緞大袖衫子，白羅地洒線連裙，光頭淨面，只是頂上拖了一根紅帶，望着鬼夫人四雙八拜，說他想要得緊要，鬼夫人送他回去。鬼夫人醒來，也只當是尋常的夜夢，丟過一邊。過了幾日，又夢見計氏還穿了那套衣裳，說他十二年不得家去，又等不出替身，明說叫鬼夫人與他超度。鬼夫人道：「他死

去十二年，我那年在通州的時節，曾央香巖寺長老選了高僧，替他誦了一千卷救苦救難的觀世音經，難道他不曾托生，還在家裏？這六月初八日是他的忌日，待我自己到他墳上，囑贊他一番，再看如何。」到了忌日，晁夫人叫了人備了祭品，自己坐了轎，跟了家人媳婦，到墳上化了紙。晁夫人還着實痛哭一場，囑說：「你兩次托夢，我是個老實人，不會參詳的，又不知你待要如何。你如果不曾托生，還在家裏，你待要如何？今日夜晚你明明白白托夢與我，我好依了你行，不得仍舊含糊。所以你的忌日，我特來與你燒紙。」晁夫人焚了紙，奠過了酒，一個旋風，只管跟了晁夫人轉個不了。晁夫人回了家，夜間果又夢見計氏，還穿是前日的衣裳，謝晁夫人與他上墳燒紙，說他在這十二年時刻還在那門樓底下等守：「要尋一個替身相代，來往出入的人，都是有實質的旺氣，我又不敢近他，略有些晦氣的，我剛安上前，那宅神又攔阻不許我動手。我只得央那宅神，訴我的冤苦，求他容我尋個替代，好去出世。他說：「我不消尋人相替，祇消好好央求婆婆。你婆婆曾在通州香岩寺裏念了一千卷救苦觀音經，雖然舉意是爲你合那狐仙念的，不曾明說，沒有疏文達到佛前，如今那一千卷經還懸在那邊；若或是金剛經，或是蓮華經，再得二千五百卷，連你應分的這五百卷觀音經，通共三千卷，念完了，你便好托生。」說完，又再三拜謝。晁夫人從夢中哭醒，記得真切，醒來對着丫頭們說了一會，到黎明起來，揀了六月十三日，真空寺智虛長老，揀選二十四衆有德行的真僧，建三晝夜道場，不用別樣經，止誦金剛法華經二千卷，觀音經五百卷。連前次通州誦的共一千卷，三部真經共是三千卷，超度自縊身亡兒媳計氏。先送二兩銀子做寫法，差了晁書前去。晁書見了智虛和尚，回來說：「銀子送到了，他說在那裏建醮，要大奶奶的生，死八字死的日子，合領齊的名字，他好填榜寫疏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我混帳，我都沒想到這裏！我只記的他生日是二月十一日，不知甚麼時，記不真了。你還得去請聲你計舅來問他。主齋就是你二叔，就在寺裏打醮，咱叫三個廚子去那裏做齋。」晁書道：「奶奶不得自己到那裏去看着些兒。」晁夫人道：「要你們是做甚麼的？叫我往那寺裏去！你跟着二叔再合計舅去罷。」晁書便去將計巴拉請得來，見了晁夫人說道：「你妹妹還不曾托生，連次托夢叫我

超度他，我已定了這十三日做個三晝夜道場。我就只忘了他生的時辰。」計巴拉說：「他是二月十一日卯時生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到那日仗賴你將着小和尚到那裏領齋，就合他說罷，省得又寫造帖子。」計巴拉問說：「是

在那裏念經？不在家裏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日子忒久了，家裏不便，就着在寺裏罷。」留計巴拉吃了晌飯，辭了晁夫人去了。晁夫人叫人打單買菜，磨麪蒸饅饅，伺候十三日打醮。計巴拉到了十三日黎明，領着兒子小閨哥來就小和尚。晁夫人叫人往書房裏師傅跟前與小和尚給了三日假，扎括穿着細葛布道袍，涼鞋，暑襪，叫晁鳳李成名跟着，同了計巴拉，拉小閨哥三個到真空寺去。那和尚們將已到齋，都穿了袈裟，將待上壇。三個齋主到了，拈香參佛，又與衆僧見過了禮。和尚們登壇宣咒，動起響器，旋即擺了六桌果子茶餅，請和尚吃茶過了，寫了文疏上寫：

南瞻部洲大明國山東布政使司東昌府武城縣真空寺秉教法事沙門，切念人生若夢，石火以同光；時日如漚，鏡花而並采。使非壽考永終，謂是死亡非命。茲者本縣富有村無憂里五圖一甲晁門計氏，生於永樂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卯時，享年二十九歲。因妄誣姦，義動不平之氣，憤夫休逐，謀甘自盡之心。於景泰三年六月初八日失記其時，自經身故。誠恐沉淪夜海，未出人天，久絕明期，尚羈鬼道。是據同母孝兄計奇策，夫家孝弟晁梁，孝姪計書香，延請本寺禪僧二十四衆，啓建超度道場三晝夜，虔誦法華金剛經各一千卷，觀音救苦經合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通州香岩寺誦過五百卷，共一千卷。合力投誠，仰干洪造。錫振鬼門關，出慈航而接引；旛迎佛子國，將舍利以依皈。永離鬼域之苦，急就人間之樂。如牒奉行。

計巴拉小和尚同晁書鳳李成名五個人，輪流監守，那些和尚果也至誠誠的諷誦真經。一日三頓上齋，兩次茶餅，還有親眷家去點茶的，管待得那些和尚屁滾尿流，喜不自勝。到了第三日午後，三樣寶經將次念完，收拾了新手巾新梳籠新篋箕筓帚，伺候破獄的，又說要搭金橋銀橋，起發了一疋黃絹，一疋白絹，還要撇鉢，又起發了六尺新布，又三日要了三個燈斗，又蒸了大大的米斛麪斛，準備大放施食。這半日擠了人山人海，滿

滿的一寺看做法事。不期這等一個極好的道場，已是完成九分九釐的時候，卻生出一件事來！那一個登壇放施食的和尙，法名叫寶光，原是北京隆福寺住持長老，在少師姚廣孝手下做小沙彌，甚是馴謹。姚少師甚是喜他。少師請了名師，教他儒釋道三教之書。那寶光前世必定是個宿儒老學，轉輩今世爲僧，恐你甚麼三墳五典，內外典章，凡經他目，無不通曉。誰知人的才氣全要有德量的擔承，若是沒有這樣德量擔承，這個單才字就與那貝字旁的財字一樣，會作祟害人的。這寶光恃了自己的才，又倚了姚少師的勢，那目中那裏還看見有甚麼翰林科道，國戚勳臣。又忘記了自己是個和尙，吃起珍羞百味，穿起錦繡綾羅，漸漸蓄起姬妾，放縱淫蕩，絕不怕有甚麼僧行佛戒，國法王章。姚少師明知他後來不得善終，只是溺愛了，不忍說破，得罪的那些當道大僚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傷心，只礙了姚少師的體面，不好下手。姚少師後來死了，他那慣成的心性，怎麼卒急變得過來，被那科道衙門將那年來作過的惡行，又說娶妻蓄妾，污濁佛地，交章論劾，都說該立付市曹，布告天下。上將本去，仁宗皇帝說道：『據他不過是個和尙，容他作這等的惡貫，兩衙門緘口不言，直待國師去世，方纔射那死虎，科道的風力何居？寶光姑不深究，削了職，追了度牒，發回原籍，還俗爲民，妻妾聽其完娶。』起先那些官員，個個都要候了旨意下來，致他於死。後見聖恩寬宥，經過聖上處分，反不動手他了。寶光得了赦詔，領了妻妾，捲了金珠，戴了巾幘，驛馱車載，張家灣上了船，回他常州府原籍去做富翁。一路行去，說那神仙也沒有他的快活。誰知天理不容，船過了宿遷，入了黃河，卒然大風括將出來，船家把捉不住，頃刻間把那船幫做了船底，除了寶光水中遇着一個水手揪得上來，其餘妻妾資財，休想有半分存剩。寶光吐出一肚子水，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。那上半生的富貴，只當做了個春夢，穿了精溼的衣裳，垂頭喪氣，走了三五里路，向一座龍王廟裏問那住持的和尙要了火烘焙衣裳。又搬出飯來與他吃了。才經逃出難來，心裏也還像做夢的一般。晚間就在那廟中睡了。夢見帥傅姚少師與他道：『你那害身的財色，我都與你斷送了，只還有文才不除，終是殺身之劍！你將那支影筆納付與我，你可仍舊爲僧，且逃數年性命。』寶光從口中吐一枝筆來，五色鮮妍，許多光燄。姚少師納入袖中。寶光醒來，卻

是一夢。尋思：『師傅叫我還做和尚，我如今單子隻身，資斧皆罄，雖欲不做和尚，也不可。』翻來復去，再睡不着，心裏焦道：『這等愁悶的心腸，不知不覺像死的一般，睡熟了，還好過得，如今青醒白醒，這萬箭鑽心，怎生消遣？待我做詩一首，使那心裏不想別的事情，一定就會睡着。』主意要做一首排律，方寫得盡這半世行藏。想來想去，一字也道不出來，鑽出一句，都是那臭氣薰人的說話。自己道：『我往時立寫萬言，如今便一句也做不出口。排律既然不能，做首律詩。』左推右敲，那得一句。五言的改做七字，七字的減做五言。有了出句，無了對句。又想：『律詩既又不成，聊且口占一首絕句志悶。』誰想絕句更絕是沒有的。不料那管彩筆被姚少師取將去了，便是如此。可見那江淹才盡，不是虛言。他又道：『南方風俗器薄，我這樣落拓回去，素日甚有一個驕惰的虛名，那個寺裏肯容我住下？二來我也沒有面目見江東。不如仍回北去，看有甚麼僻靜的寺院可以容身的。聊且苟延度日。』沿了河岸，遇寺求齋，遇廟借宿，遊了個把月，到這武城野真空寺來。這真空寺原是個有名的道場，建在運河岸上，往來的布施，養活有百十多僧。寶光到了寺中，見了智虛長老，撥了房屋，與他居住。他雖是沒了那枝彩筆，畢竟見過大光景的人，况又是個南僧，到底比那真空寺的和尚強十萬八千倍，所以但凡有甚疏榜，都是他擬撰，也都是他書寫，都另有個道理，不比尋常亂語。凡是做法事，破獄，放斛，都是他主行。那日剛剛放完了施食，忽然脫了形，自己附話起來，說：『他叫做惠遠，是虎邱寺和尚，雲遊到京下，在龍福寺裏，有一串一百零八顆紅瑪瑙念珠，寶光強要他的，惠遠因這串念珠是他祖師傳留，不肯與他，惠遠也就不好在他寺裏，移到白塔寺裏安歇。寶光囑咐了廠衛，說他妖僧，潛往京師，誣他妖術惑衆，他把非刑拷死，仍得了他那一串瑪瑙的念珠。尋了他十數多年，方纔從這裏經過，來領施食，得遇着他。』自己捻了拳頭，搗眼睛，捶鼻子，登時七竅流血。合棚僧衆都跪了，與他禱祝，許做道場超度。他說：『殺人者死，以命填命，再無別說。』頃刻把一個寶光師傅升了天，把這樣一個極好的醜事，臨了被那一個歪和尚弄得甚無光彩。晁書先跟了小和尚回家，對着晁夫人一一的學說不了。待了一會，晁鳳合李成名纔看着家人收拾了合用的傢伙來家，計巴拉也來謝晁夫人超度。



他的妹妹。留他吃飯，不肯住下。晁夫人叫人收拾了一大盒麻花饊子，又一大盒點心，叫人跟了潤哥家去，叫他零碎好吃，都打發的去了。晁夫人對着春鶯還合媳婦子們說道：『叫我費了這們一場的事，也不知果然度脫了沒有？怎麼得他有靈有聖的，還托個夢叫我道纔好。』晁書娘子說道：『觀其大婦諸般靈聖，情管來托夢叫奶奶知道。』那是六月十五日後晌。晁夫人說：『咱早些收拾睡罷，這人們也都磨了這幾晝夜，都乏了。』又合小和尚說：『你明日多睡造子起來，你可在裏歇息一日，後日往書房去罷。』各人收拾睡了。晁夫人夜間夢見計氏，還穿是那一套衣裳，扎括得標標致致的，只項中沒有了那條紅帶，來望着晁夫人磕頭，說他前世是個狐狸，托生了人家的丫頭，因他不肯作踐殘茶剩飯，桌子上合地下有吊下的飯粒餅花子都拾在口裏吃了，所以這輩子托生又高了一等，與人家做正經娘子。性氣不好，凌虐丈夫，轉世還該托生狐狸。因念了三千卷寶經超度，仍得托生女身，在北京子平門裏打烏銀的童七家的女兒，長至十八歲，仍配晁源爲妾。晁夫人問道：『我做三晝夜道場，超度不得你托生個男身，還托生了個女子，又還要做妾，要不再消停托生，待我再替你誦幾卷經，務必托生個富貴男子。』計氏說：『這托生女身，已是再加不上去了。若誦了經，只管往好處去，那有錢的人請幾千幾百的僧，誦幾千萬卷寶經，甚麼地位托生不了去？這就沒有甚麼善惡了。』晁夫人又問：『你爲甚麼又替晁源爲妾？』計氏說：『我若不替他做妾，我合他這輩子的冤仇可往那裏去報？』晁夫人說：『你何不替他做妻？單等做了妾，纔報得仇麼？』計氏說：『因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與他爲妻子。』晁夫人問道：『狐精既是被他射死，如何到要與他爲妻？』計氏說：『做了他的妻妾，總好下手報仇，叫他沒處逃，沒處躲，言語不得，哭笑不得，經不得官，動不得府，白日黑夜，風流活受，這仇纔報的苗實。叫他自家打了牙，往自家的肚子裏噉哩。』晁夫人夢中想道：『我那苦命的嬌兒，只說你死便罷了，誰知你轉輩子去還要受這兩個人的大虧。』從夢中痛哭醒來，春鶯合丫頭們都也醒了。晁夫人對着一一的告訴了，冤冤屈屈的不大自在。清早梳了頭，只見計巴拉來到，見了晁夫人，問說：『晁大娘黑夜沒做甚麼夢？』晁夫人說：『做的夢蹊蹺多着哩。』計巴